駁案彙編

安徽司

一起爲門准存案事會看得霍邱縣民王引訐傷繼弟王三等一案先據護理安徽巡撫印務具斯盛咨稱緣王引本係馬姓之子于十九歲時過繼與王三之父王賢玉爲義子王賢玉爲之娶有妻室迨王賢玉繼娶之妻生子王滚子王二漢王三等漸次成立不能相容王賢玉給王引田四石酬其幫助之勞將王引分出另居諭令聽其歸宗王引因此挾嫌王賢玉又將田四

石給繼妻前夫之子胡九子此田毗連王引之田向多越界侵種王賢玉又將田界劃清王引復心含怨怒乾隆三年五月初二日王滚子赴田戽水嗔王引戽入已田之水過多復與吵嚷王滚子歸告伊父王賢玉次日赴田指罵欲將前給之田收回王引愈忿遂起謀害意欲將王賢玉各子俱毀其陽道使之不能生育難承產業以洩積忿遂向剃頭之老蔡借刀一把又于不識姓名人藥攤上買朦藥一包藏帶于乾隆

三年五月初六日夜潛至王賢玉門首踰墻進院至王三弟兄臥房推門入內將所帶火捻照亮見王賢玉幼子王三睡臥床上隨取矇藥放于陽道用剃刀割去陽物時王二漢驚醒王引恐被認識隨取藥抹其口鼻王二漢被迷王引心慌以刀割傷王二漢兩腿而逸王賢玉鳴保報縣獲犯屢審供認不諱查王引雖係王賢玉繼子但王賢玉生子之後不能相容勸令出居王賢玉亦供原叫他歸宗等語未便照雇工人

問擬應同凡論王引合依毆取人陰陽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僉妻流三千里仍將財產依律斷給一半與王三養贍等因咨達前來查定例義子過房雖在十五以下恩養未久或在十六以上不曾分有財產配有室家其于義父之期親并外祖父母有違犯者並以雇工人論其義子有故歸宗而義父母無義絕之狀原配妻室原給財產不曾拘留並以雇工人論等語今該撫雖稱王賢玉原叫王引歸宗未便照雇工

人問擬但查王引繼與王賢玉爲義子配有妻室給有財產雖分出另居而恩義未絕正與例內原配妻室原給財產不曾拘留仍以雇工人論之例相符再查定律雇工人毆家長之期親傷者流折傷者絞等語義父之親子豈非家長之期親何得以王賢玉曾叫王引歸宗之語遂以凡論且王引欲將王賢玉各子陽道毀敗俾之不能生育難承產業實暗絕義父之繼嗣其陰謀慘毒非鬬毆誤傷人者可比且鬬毆係內

毀敗人陰陽者律內係杖一百流三千里而例內係發邊衛充軍飭審問鬭毆案件亦不得舍例而遵律况王引之情罪較之例載因事忿爭毀敗人陰陽者似尤可惡乃僅照律擬以杖流殊屬輕縱再查以藥迷人律有明條今王引將藥抹王二漢之口鼻即令昏迷承審官亦當嚴究其所由來混以買自不知姓名藥攤上草率搪塞試思矇藥何物豈有公然擺列攤上聽人售買之理非係王引自造亦必另有夥黨應令

該撫另行確審並將王引所用朦藥嚴行追究
務得實情按律定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
續據該撫陳大受疏稱遵照部駁究其朦藥由
來實係買自不知姓名藥攤並非自造亦無另
有夥黨嚴詰至再矢口不移查王引雖分出另
居原配妻室原給財物不曾拘留自應仍以雇
工人論將王引改依雇工人毆家長期親折傷
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毒藥迷人而未死者絞監候又例

載雇工人毆家長之期親折傷者絞監候又各
例內開二罪俱發從一科斷等語今該撫既訊
明王引並未歸宗應照例以雇工人論應將王
引依雇工人毆家長期親折傷者絞監候律應
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六年三月二十
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旨王引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起爲逆參黨匪等事會看得阜陽縣民馮可順等毆折馮德腿骨一案先據陞任安徽巡撫趙國麟疏稱緣馮可順係亳州民劉春之子于八歲時賣與馮德胞兄馮君然爲僕至十歲收爲義子娶張巽齋之女爲妻參養二十餘年後馮君然物故遺有穀行馮可順欲行頂充馮君然親子馮豹變不允乾隆元年九月馮可順在外飲酒歸家將張氏詈罵馮豹變之母同馮豹變

之叔馮德將馮可順責逐馮可順懷嫌于乾隆二年三月十六日同伊兄劉四并伊岳張畀齋父子及崔魁等商謀毆打洩忿遂糾約李培孔袁并大劉三小劉三劉二表弟王二共十一人于三月二十八日先令孔袁崔魁探聽適馮德入城孔袁遂計賺馮德吃飯崔魁報信馮可順等各持刀械鐵尺至城西劉家巷內將馮德截住攢毆崔魁將馮德右腿毆折馮豹攀控縣驗訊通詳據該犯供稱從前被馮德責逐心懷怨

恨起意謀約劉四等攢打洩忿並無欲死之心
嚴詰至再矢口無異查例載義子有犯義父之
期親以雇工人論等語將馮可順依律擬絞監
候崔魁依折跌人肢體律擬徒幫毆之劉四劉
二大劉三小劉三王二張振李培均照無賴兇
徒將人混行毆打爲從例各杖一百共謀並未
下手之張異齋及計留馮德吃飯通信之孔袁
概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等因具題查例內凡
義子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若干

義父之期親有犯者以雇工人論其義子有故歸宗而義父母無義絕之狀仍以雇工人論若犯義絕與其餘親族不分義絕與否並同凡人論等語今馮可順因同義父馮君然親子馮豹變相毆既經馮豹變之母同馮豹變之叔馮德責逐半載有餘其逐出之後是否歸宗該撫疏內未經聲明且查馮可順供稱被馮德逐出而馮德與馮豹變供內止有將馮可順責打情由並無逐出之語是馮可順曾否歸宗既未研訊

明確則其果否以雇工人論抑應同凡人論之處無從懸定至崔魁幫同馮可順毆折馮德右腿該撫既坐馮可順以折傷之罪則聽從指使之崔魁應照折人肢體杖一百徒三年為從減一等科斷今該撫仍將崔魁照折人肢體律擬以滿徒情罪均未妥協不便牽結應令該撫再加詳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嗣據該撫昇斯盛疏稱遵駁覆審據馮可順供認被馮豹變之母叔責打雖有不令在家之語係

伊自行避至妻父家中馮德馮豹變並未實在逐出亦未歸宗馮可順仍照原擬絞監候崔魁前擬滿徒未協應改依爲從減一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等因具

題前來查馮可順係馮德故兄馮君然之義子因懷馮德責逐之嫌遂糾人毆打洩忿以致崔魁毆折馮德之腿先經該撫審題將馮可順依雇工人毆家長期親折傷律擬以絞罪崔魁依折跌肢體律擬以滿徒經 臣 部等衙門以馮可順

被逐後如果已經歸宗則不應以雇工人論且律無兩歧如果應坐馮可順以折傷之罪則不應復坐崔魁以折傷肢體之條是以駁令該撫另審妥擬今該撫雖稱馮可順業未歸宗仍以雇工人論擬絞等語但查例載同謀共毆人傷者各以下手傷重者爲重罪原謀減一等律註內稱共毆人不分首從以所傷輕重論罪又律載雇工人毆家長之期親傷者不問重輕杖一百流三千里折傷者絞等語今馮可順止扎傷

馮德頭上與左手心兩處其馮德之腿實係崔魁打折雖該撫覆訊崔魁據供是馮可順的主意而前供內止有馮德不過約人打他之供並無主意要打折腿之語且崔魁聽從馮可順指使馮可順亦止係原謀不得竟以折傷定擬該撫先因馮德一人之折傷將馮可順與崔魁兩人均坐以折傷為首之罪及 臣部駁詰隨將崔魁改依為從而原謀毆打並未毆折馮德肢體之馮可順仍以折傷坐罪前後番擬均與定例

卜遂取石蒜臼連毆侯夢麟兩膝兩臁肕并左
腳腕等處內臁肕一處俱至骨碎侯寧遠復令
伊甥姚玷用水澆灌傷處意在令成廢疾當經
族人侯倫聞聲赴視將侯夢麟擡至屋內調
治不愈越三日殞命案犯侯寧遠寶祥鳳亦先
後病故屢審侯夢卜供認不諱查侯夢卜等毆
傷侯夢麟身死事雖起於臨時意實始於侯寧
遠預爲定計且以當時不謀而合共毆致死是
侯寧遠實係造意之人其所毆各傷惟侯夢卜

毆傷最重查例載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監斃在獄與解審中途病故者准其抵命今侯寧遠因患病保領在外身故雖非監斃在獄及解審中途病故但究在未經事結之先與在家病故者不同自應准其抵命將侯夢卜依律擬流侯好生擬杖等因具題查例內凡審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助毆重傷之人監斃在獄與解審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之人減等擬流

若係配發事結之後在家病亡者不得濫准抵
償仍將下手之人依律擬抵等語今侯夢卜等
致死侯夢麟一案細閱全招侯夢卜因侯夢麟
爭屋撲打伊父侯夢卜恐父受傷將侯夢麟抱
住扳倒伊子侯好生先用石蒜臼毆其肋脥侯
夢卜復用石蒜臼連毆兩膝兩臁肕左脚腕等
處以致侯夢麟斃命是此案乃一時毆打致死
而侯寧遠初到案時並未有與何人商謀及何
時毆打之供乃以原要打他一語定為此案原

謀難成信讞且侯寧遠係在家病故又與監斃
在獄解審中途病故之例不符若侯寧遠果係
原謀律應擬流之犯該地方官又何得將伊違
例保釋自取其咎揆此情由顯係侯夢卜等因
侯寧遠病故巧爲推卸承審各官並不詳細審
訊遽將在家病故之侯寧遠准其抵命下手傷
重之侯夢卜臧等擬流情罪不符事關人命未
便輕縱應令該撫再行逐細推鞫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駮去後續據陞任山西巡

撫阿里袞疏稱訊據侯夢下供稱伊父侯寧遠因侯夢麟要索房屋不允屢被諠鬧隨以如再尋鬧卽行毆折其腿等語與伊父子商謀并會向賈祥鳳告知情由適侯夢麟醉歸肆駡侯寧遠觸起前怒與之爭鬧恐伊父被毆卽將侯夢麟扳倒侯寧遠按住其頭伊子侯好生先用石恭曰毆打已經住手侯寧遠復令侯好生按住兩腿令賈祥鳳父子看守門戶伊憶及其父素有打折腿脚之語遂亦拾石恭曰連毆侯夢麟

兩膝兩臁肕左脚腕等處係寧遠恐不成廢
又令姚珀用水澆灌傷處先後俱係伊父侯寧
遠主意迨侯夢麟身死侯寧遠于落膝之時即
將主謀欲毆情事自認伊因恐父罪重并累及
親戚是以均未供及等語査侯寧遠因侯夢麟
屢次尋鬧謀毆洩忿蓄意已久並非一時起衅
覷其毆打侯夢麟之時自行按頭令孫枝脚親
自下手又令親戚看守門戶復令外甥取水澆
傷始終均係侯寧遠指使其爲原謀已無疑義

再查此案侯寧遠于初審之時已將原說毆打他個殘疾使他不得作惡并叫姚珆用水澆灌之言供認確鑿當經照禁坐以原謀因係年逾七十例得收贖之犯在監患病發保身死並非原擬輕罪預保在外之人似與事結後在家病故者有間況究詰侯夔卜業據將伊同子侯好生毆打侯夔麟委係因父侯寧遠預謀并臨時指使姚珆賈臯寳等澆水守門各情形逐一供明姚珆等自認不諱是侯夔卜等並無推卸情

斃而侯寧遠實係此案造意首禍之人既經病斃應准其抵償惟查律載義子于義父之期親有犯以雇工人論至毆死期親之義子作何治罪例無明文是以前招俱以凡論將侯蒙卜擬絞減流侯寧遠依律擬流但細繹例意義子于義父之期親有犯不得竟以服制論者以其異姓過房非一本所生也其不得復以凡論者以其恩養年久名分俱在也例載義子于義父之期親有犯應以雇工人論則義父之期親于義

子有犯自應以雇工人論係疑今侯夢卜係侯
夢麟義父侯振遠胞姪服屬期親侯振遠財買
侯夢麟爲子業經分有財產配有家室恩義並
重設侯夢麟將侯夢卜毆死自應照例以雇工
人毆死家長期親論夫侯夢麟毆死侯夢卜既
應以雇工人論則侯夢卜將侯夢麟毆死似應
亦以家長期親毆死雇工人論侯夢卜應改依
家長之期親毆雇工人致死例擬徒援
赦減杖等因具

題查例載義子恩養年久若于義父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有犯即同子孫取問如律于義父之期親并外祖父母有犯并以雇工人論又律內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毆死者杖一百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毆異姓乞養子孫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各等語是義子于義父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有犯與子孫無異而毆故殺乞養異姓子孫不得同毆故殺子孫概從輕典者以乞養原係

義合非若親生之恩重也其不載義父之期親
毆殺乞養異姓之弟姪者以義父之毆故殺既
治以徒流則期親等更恩義懸絕當以凡論也
今侯夢卜等致死侯夢麟一案先據晉撫將病
故之侯寧遠准其抵命將下手傷重之侯夢卜
減等擬流經臣 部以侯寧遠係在家身死與監
斃在獄解審中途病故者不同駁令妥擬今該
撫疏稱侯寧遠初審之時已將要打他箇發疾
之言供認當經監禁坐以原謀因係年逾七旬

例得收贖之犯在監患病發保身死似應准其抵償等語查同謀共毆條例必實係造意首禍之人方以原謀擬流今侯寧遠雖因分授住房起衅有打他之語究係平時忿恨私言並無造意囑令侯麥卜等共行毆傷確情而當日被毆緣由又因侯麥麟酒醉嚷駡并欲撲打侯寧遠是以侯麥卜將侯麥麟擦倒同子侯好生遠用石蒜臼先後毆傷與平日要打他之語事屬隔越衅起一時未便附會前言即爲預時商謀行

毆實據藉稱原謀病斃濫准抵償就使侯寧遠果係原謀該犯年逾七十亦僅有不拷訊之條並無不監禁之律況係蒙身死與監斃在獄解審中途病故者自更判然不符承審各官並不查明更正反又以被殺之侯粤麟係侯夢卜胞伯之義子將侯夢卜改照家長之期親毆雇工人律擬徒減杖不知律載義子于義父之期親有犯並以雇工人論者原因義父而及所親也其不載義父之期親毆義子之條者因義子既係

乞養及屬異姓情以恩重與期親自必不相涉也故律無明文仍以凡論今該撫復將義子與義父之期親有犯條例强爲比合由流減徒復由徒減杖輾轉開脫不計及已死之傒夢麟含冤泉壤顯有故出情弊應令該撫另委賢員再行嚴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嗣據該撫阿思哈疏稱查傒寧遠之爲此案原謀屢審確鑿無疑惟該犯先經監禁後因患病發保身死與監斃在獄解審中途病故者原

屬不同未便准其抵命至查律內原止有義子於義父之期親有犯並以雇工人論之條並無義父之期親與義子有犯亦以雇工人論之文將侯夢卜依律擬絞監候侯好生等擬杖等因具

題應如該撫所題侯夢卜合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以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共毆之侯好生用水灌傷之姚玿均依餘人律杖一百曹祥鳳賈皇寶聽囑

守門均應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即阻當救護律杖一百等因乾隆十七年七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旨侯斐卜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四川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忠州民吳永朝毆傷張氏身死一案先據四川總督阿爾泰疏稱張氏係吳永朝期親服姪吳國祥之婦吳國祥父母早故與張氏均係吳永朝自幼撫養婚配緣張氏不守婦道時常出外閒走吳永朝屢戒不聽乾隆三十年十月初八日吳永朝自外回家令張氏煨茶不理斥責其非張氏即逃走夫姊吳氏家經吳氏夫婦送回張氏復於初十日潛逃出

外伊夫吳國祥於十一日下午在山林內尋問
吳永朝令其責打吳國祥執持竹片恐嚇張氏
即撒潑嫚罵吳永朝氣忿順取木棒亂毆致傷
張氏左額角相連眉稍右太陽腦後脊背右臁
肋張氏滾倒在地復指吳永朝哭罵不休吳永
朝又取木扁擔毆其右腿肷右手曲䐐右腿曲
䐐等處次早殞命將吳永朝依本宗尊長毆卑
幼之婦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吳永朝毆死姪婦張氏按律原應擬絞

但律貴準情尊長之於卑幼服制有等殺而恩義亦有重輕查吳國祥五歲時父母俱故經親叔吳永朝撫養成人恩同父子其於吳國祥之婦即與翁媳無異況查原供吳國祥之妻張氏亦係吳永朝自幼抱養在家撫育長大與吳國祥成婚更有養育深恩乃張氏不守婦道出外閒走屢戒不聽即更潛逃甚至隱匿山林經吳國祥尋獲到家吳永朝令吳國祥執持竹片恐嚇又敢撒潑嫚罵以致吳永朝取棒毆打致斃

查毆打乞養異姓子孫并義子之婦至死者律
倘止杖徒今吳永朝毆死違犯教令之姪婦反
置抱養之恩於勿論擬以絞候揆之情理實未
平允應令該督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督疏稱查吳永朝毆死姪婦
論律雖應絞候但查張氏之夫吳國祥幼失怙
恃係親叔吳永朝撫養成人恩同父子是張氏
即分同翁媳况該氏亦係吳永朝自幼抱養長
大更有養育深恩今因張氏不守婦道復撒潑

熳罵致吳永朝訓責斃命自應按情定罪前將吳永朝依律殺孫之情理殊未平允吳永朝合改照父母非理毆子孫之婦致死律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吳永朝合照父母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訪拿事曾看得羅山縣民潘九思與王李氏通姦王使王李氏將伊子王孟隆勒死一案據河南巡撫何煟疏稱緣潘九思係李氏故夫王國大疎戚乾隆三十五年正月潘九思前往李氏家看望李氏因長子王孟隆幼子王孟周俱在油坊生理即留潘九思幫種地畝在廳屋住宿是年四月內李氏前赴廳屋與潘九思通姦嗣後遇便宣淫已非一次王孟隆等均未知

覺道八月初旬夜聞李氏復至廳屋與潘九思行姦適王孟隆夜起出恭見伊母房門未閉疑係被賊叫喊李氏聽聞走進捏詞掩飾旋各就寢至十一月內潘九思潛至李氏房中姦宿黎明披衣走出詎王孟隆早起又經撞見即將潘九思赶逐後潘九思探知王孟隆外出仍時至李氏家借宿乘便行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王孟隆之妻彭氏歸寧二十七日潘九思闖知王孟隆兄弟在油坊生理復至李氏家姦宿

詎王孟隆回家叩門李氏即令潘九思往廳屋躲避自往開門王孟隆進屋點燈見桌上有草帽烟袋認係潘九思之物即行嗔怒嚷鬧并聲言次日投地報官旋于堂屋凳上睡熟李氏慮及報官究出姦情心生畏懼隨私取草帽烟袋走至廳屋向潘九思告知令其逃避潘九思因既被赶逐又欲報官心懷忿恨頓起殺機即主使李氏將王孟隆勒死李氏聽從乘王孟隆睡熟獨自用繩勒斃隨令潘九思黑夜買棺盛殮

至二十八日早潘九思往告王孟周捏稱王孟隆酒醉自縊許令王孟周往接伊嫂彭氏回家彭氏查問李氏亦以酒醉自縊搪飾擡埋彭氏疑夫身死不明因無確據含忍未控嗣經該縣訪聞訊究詳請開檢王孟隆屍骨實係被勒身死通報飭審研訊該犯等供認不諱查潘九思與李氏通姦因王孟隆有役地送官之語輙主使李氏將王孟隆勒斃即屬造意將潘九思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照例先行刺字李氏

與王孟隆雖屬母子但因與潘九思通姦情密
聽從勒斃其子居心慘毒廉恥喪絕無母子
恩義實屬敗倫傷化未便照尋常故殺子孫定
擬王李氏應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
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潘九思合依謀殺人造意
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
王李氏應照平人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
等語查王李氏因與潘九思通姦聽從致死其

子與抑媳同陷邪淫不從慘害毒死之案不同
業經臣部
奏奉
諭旨將王李氏改發伊犁給與兵丁為奴無庸再議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潘九思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刑部謹
奏為奏明請
旨事案照刑科抄出河南巡撫何煟審擬羅山縣民

潘九思與王李氏通姦主使王李氏勒死伊子王孟隆一案將潘九思依謀殺造意律擬斬王李氏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等因具題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現在會同法司覆核另疏具
題外臣等恭查乾隆三十六年臣部議覆河南巡撫何煟審擬林朱氏與林朝富通姦商謀毒死伊媳黃氏一案將林朝富擬以斬候林朱氏改發伊犁等處給厄魯特為奴奏

上諭刑部等衙門議覆河南巡撫何煟審擬林朱氏與林朝富通姦商謀買藥毒死伊媳黃氏一本將林朝富照彭撫所擬定以斬候係屬按律定擬其林朱氏擬發伊犁等處給厄魯特兵丁為奴之處雖比彭撫原擬發駐防兵丁為奴稍為加重而核其情罪實不足以蔽辜凡故殺子孫定例原以子孫先有違犯或因其不肖一時忿激所致是以照例科斷若其中別有因事起意致死情節較重不得復援尋常尊卑長幼之律定罪從前是以改擬

發遣爲奴成案具在若林朱氏因與林朝富通姦
爲伊媳黃氏撞見始則欲污之以塞口及黃氏不
從復慮其得眼商謀藥死其廉恥盡喪處心慘毒
姑媳之恩至此已絕不但無長幼名分可言又豈
可僅照發遣完案俾得靦顏存活使倫常風化之
大閑罔知懲創而貞堅之烈婦無人抵命含冤地
下將明刑弼教之謂何嗣後凡遇尊長故殺卑幼
案件內有似此等敗倫傷化恩義已絕之罪犯縱
不至立行正法亦應照平人謀殺之律定擬監候

秋審時入于情實以儆無良而昭法紀着將此通
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所有林朱氏一案即着三
法司照此改擬具題完結欽此仰見我
皇上整飭倫常維持風教俾淫兇知所懲創貞烈寃
抑得伸實屬仁至義盡當經通行中外問刑衙
門欽遵辦理在案兹據河南巡撫何煟奮題王
李氏與潘九思通姦被伊子王孟隆撞見聲稱
稟官王李氏聽從潘九思乘王孟隆睡熟勒斃
一案聲明王李氏與王孟隆雖屬母子但與潘

九思通姦情容聽從勒死其子絕無母子恩義未便照尋常故殺子孫定擬將王李氏照平人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前來
臣等伏思姑之與媳母之與子生養之恩尊卑之分本屬並重而尊長因姦殺死卑幼案件情節各有不同若其所犯如朱氏之喪心抑媳使貞烈含冤地下是其姑媳恩義已絕自應與平人一例科斷不使靦顏存活以正人心惟是姑媳之與母子分雖相同而天性之與人合究有

區別且因姦殺子之案止於嫌其礙眼因而致
死與抑媳同陷邪淫滅倫傷害者情亦有間若
以母子之親竟如該撫之擬照姑媳定擬似於
情理稍有未安臣等檢查從前江西省鮑陽氏
與短雇工人邱玉旺通姦被子鮑耀子知覺防
閑陽氏起意謀害令邱玉旺刀砍斃命一案該
撫將邱玉旺照律擬斬鮑陽氏擬以杖徒經臣
部以鮑陽氏與雇工邱玉旺通姦已屬淫賤復
以伊子防閑不遂其欲輒令姦夫將子殺死若

僅照定例擬徒收贖不足示懲將鮑陽氏擬以
寬遣發往巴里坤給與兵丁為奴具題奉
旨依議遵行在案臣等細核王李氏聽從姦夫潘九
思勒死伊子王孟隆案情正與此案相類可否
即將王李氏一案援照鮑陽氏之案發往伊犁
給與兵丁為奴之處理合恭摺奏明伏候
聖明訓示謹
奏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刑部奏河南羅山縣民潘九思與王李氏通姦

主使王李氏勒死伊子王孟隆一案該撫何煟將王李氏照平人謀殺加功律擬以絞候于情理未妥請改發伊犁為奴一摺所駁甚是上年河南省林朱氏因姦謀污伊媳黃氏不從用藥毒死一案其處心積慮慘毒非常姑媳之恩已絕是以降旨照平人謀殺律定擬為淫兇傷化者示儆至此案王李氏聽從姦夫謀死伊子其淫賤殘忍固不足齒于人類但母子為天性之親與姑媳之義以人合者本屬有間若以子死之故令其母繯首抵償

干情理究爲不順何煟援照林朱氏因姦殺媳成案問擬未免拘泥失當刑部請照鮑陽氏謀殺伊子之案擬發往伊犁給與兵丁爲奴自屬允協著照刑部所擬完結并通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欽此

直隸司

一起為遵

旨核擬具奏事會看得與橋縣民婦許張氏誤抓伊
翁許成平腎囊身死一案先據直隸總督袁守
侗奏稱緣許張氏係許成平之子許進才之妻
自幼童養完婚六載並無忤逆情事乾隆四十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有鄰婦曾王氏向許張氏
之姑許邢氏借用鐵鍬邢氏不允王氏復向張
氏懇借張氏因情面難却私自借給迨後伊姑

邢氏尋鐲無獲向張氏查問張氏因係私借未敢實告答以不知張氏即潛向管王氏討取王氏因尚欲使用未還迨二十五日傍晚許進才自外傭工回家許邢氏即將失少鐵鐲係張氏借人緣由向伊子許進才告知許進才即向伊妻張氏查問張氏因伊姑同在一處難以實告仍以不知答覆許進才隨赴街出恭張氏亦在院坐歇許邢氏因伊媳狡詐不認心生氣忿當將許張氏棉被藏匿張氏進屋鋪炕不見棉被

向伊姑詢問許邢氏答以有鍬即有槍被許將
張氏詈駡張氏因曾王氏借鍬不還致伊受累
隨出院假以竊鍬爲名混行叫駡適伊夫許進
才回歸以張氏抵觸其毋摔倒毆打致傷張氏
左眼胞右額角左腮頰等處張氏被毆情急手
向上抓囊圖掙起適伊翁許成平走至拉勸腎
囊被傷負痛聲叫蹲地許進才同毋許邢氏將
伊父扶坐臺階詎許成平傷重側跌倒地磕傷
右腮頰殞命許進才欲將伊妻張氏毆死經邢

氏攔阻令其送官究治而管王氏因借欽隙命心生畏懼當將欽柄燒燬欽頭藏於許成平家後院糞內經許張氏報縣起獲鐵欽訊供道許提犯赴省覆審不諱查許張氏雖訊非有心干犯伊翁實因黑暗之中誤抓致斃但倫紀攸關自應按律定擬將許張氏依毆夫之父母致死律凌遲處死等因具奏經　臣部議覆查斷罪全以供情為準案關倫紀尤當詳核事情真偽推究得實方足以成信讞此案許張氏抓傷伊翁

許成平致死之處如果許張氏忤觸其姑傷幾
其翁自應按律辦理但查許張氏在院叫罵之
時許進才將其揪倒毆打伊翁許成平走至拉
勸應將伊子拉開則其媳自起何以不拉在上
行毆之子而轉拉在下受毆之媳蹲貼其傍致
被抓及腎囊且許成平定有喝阻聲息若許張
氏躺地掙抓亦不應遽及伊翁腎囊處所況三
月北方天氣尚在寒冷鄉人概穿厚棉布褲更
不至掐成重傷即行致斃詳加體察顯係張氏

與伊翁有不可解之忿激因而下此毒手即張
氏所被眼胞額角等處傷痕焉知非伊翁嚢彻
不遂逞强行毆所致而其子許進才因事關伊
父之醜自行承認再查張氏年甫二十許成平
亦僅五十四歲倘其中有曖昧情事許成平之
妻與子顧惜顔面適有借𢿙之事在死者之妻
子得相容隱尚有可原而張氏致斃翁命之緣
由所係甚重一洪顧頂致有死而莫白之寃豈
可不推究得實以期於情眞罪當再許邢氏如

果因伊媳將鐵鍬私借鄰婦起衅則事屬尋常無難明白指斥甚或詈駡毆打亦在情理之中何必以匿被爲洩忿之計是許邢氏之藏匿棉被已似另有所爲且鄰婦私借鐵鍬張氏瞞姑私給致成吵鬧何張氏往取鄰婦猶揹鍬不還亦斷無此種情理以上情節該督均未詳細研究遽將許張氏擬以極刑殊難率覆應令該督遴委賢員虛衷研審務得確情妥擬具奏到部再議等因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該總督去後續據該督袁巷稱緣許張氏自幼童養與許成平之子許進才為妻完婚六年許成平之妻邢氏因伊媳張氏不能孝順相待亦薄四十四年春間將伊子許進才同媳張氏分開令其各自做飯仍同住一室許成平同子許進才向係在外傭工至上年九月內許成平患病月餘精力衰憊不能力作本年三月內許成平因天氣漸熱伊媳張氏同住一室多有不便囑令張氏另行借住張

氏因鄰佑管王氏催止婆媳一八可以寄住當
向借允遇晚往宿白日仍回家內自行炊爨如
許進才回歸張氏仍即同住迨三月二十四日
許邢氏因張氏私吃伊之醃菜出言詈罵張氏
不服頂撞邢氏即奔赴伊子傭工之蘇家庄欲
令伊子許進才管教適許進才外出未遇而回
邢氏出門時遇鄰婦管王氏向借鐵鍬邢氏因
正在氣忿出言回覆管王氏復向許張氏私借
張氏因在伊家住宿情面難却當即借給至二

十五日許邢氏因不見鐵鍬向張氏查問張氏捏稱不知即私赴管王氏家討取王氏答以尚欲使用許邢氏亦即蹱至又向許張氏管王氏等查詢許張氏等仍均不承認至許進才曾經伊毋往找于二十五日晚回家探視邢氏遂將張氏偷借鐵鍬之言向告許進才向張氏查問張氏因與伊姑同在一處難以實告仍以不知答覆許進才即赴街出恭張氏亦即在院坐歇許邢氏嗔其不肯實告將張氏棉被藏匿並行

斥駡張氏亦以偷歛爲名混行叫嚷許進才回
歸知係頂撞伊毋即將張氏揢倒毆打伊父許
成平上前彎身拉勸致被張氏誤抓腎囊聲喊
蹲地扶救無及旋即殞命此許張氏因被夫毆
打誤抓許成平腎囊實在起衅根由也至詰許
成平即欲勸救自應先將許進才拉開不應轉
拉張氏並許成平下體是否裸赤抑或尚穿棉
褲之處據許邢氏等僉供本年三月中旬天氣
甚熱已將棉褲換下迨二十外雖雨後稍寒亦

不復穿棉褲是日許成平實係上穿小棉襖下
穿单布褲並未裸體至許成平先曾在屋囑阻
旋即出外拉勸係彎身立于張氏上身之右側
用手拉住伊子許進木肐肘並非先拉張氏等
語質之許張氏亦自認情急誤抓屬實並無別
情可指況許成平因伊媳張氏同住一室不便
倘令張氏借宿鄰家平日翁媳之間並無苟且
則許張氏之衅起借欲誤抓伊翁是亦情真事
恐許張氏因伊姑邢氏素日相待刻薄遷怒伊

翁有心狠抓斃命反覆究詰實因急圖掙起手抓過重黑暗之中並不知所抓是伊翁腎囊而伊翁許成平又因病後衰憊腎囊為致命之處適傷重致斃亦殊可信又詰許邢氏如果負知許張氏將鍬私借不難明白指斥甚或詈罵毆打亦無不可何必以厝衣為洩忿之計即鄰婦管王氏既因私借鐵鍬致成吵鬧亦斷無措勒不還之理今既據邢氏供稱心疑張氏將鍬私借屢次查問狡詐不認是以藏匿棉被使之不

得安寢並欲令自行認出並非另有所爲卽鄰婦管王氏亦因鐵鍁借用未完欲再留用半日並非有意措勒亦不慮及有爭毆釀命之事各等語似亦鄉閭愚婦自以爲錯巧者之實在情形以上各情節臣謹遵

聖訓並查照部駁悉心推究不特許邢氏堅稱實因私借鐵鍁起衅卽訊之許張氏並許張氏之丈張效曾不能供指別情質之當場目擊之鄰佑管炬安亦代爲剖白許成平素無不端之事並

稱如果有起衅別情伊孀嫂王氏豈肯代認借欵不還之罪研詰至再矢口不移其爲許成平並無還姦伊媳許張氏亦非拒姦抓傷委無疑義將許張氏仍照前擬依毆夫之父母致死律凌遲處死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妻毆夫之父母殺者凌遲處死等語今許張氏抓傷伊翁許成平腎囊身死之處旣據該督覆審實因私借鐵欵起衅許張氏被夫捽倒毆打伊翁許成平上前彎身在于許張

氏上身之右側拉住伊子許進才肐肘並非先
拉張氏黑暗之中張氏急圖掙起手抓過囊並
不知係伊翁腎囊許成平身穿單褲以致適傷
致斃並無別情應如該督所奏許張氏合依毆
夫之父母殺者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該督奏
稱許進才以張氏觸忤其母是以揪倒毆打尚
無不孝累親情事應予免議鄰婦管王氏因借
鍁釀命復將鍁柄燒燬鍁頭藏匿情殊可惡應
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不准收贖以懲刁惡等語

應如彭督所奏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六年閏五
月十七日具奏十八日奉
旨許張氏著即凌遲處死餘依議欽此

聖旨忤逆怨求
人這逆跡顯然
者即將伊子從
追剿誑載各二
斗人孫謀怨詞

廣西司 遇有子毆父母毋論傷之輕重審明後即行奏請斬決設或其親因傷身死剉屍示衆新例

一起奏為審擬具奏事據巡視南城掌福建道監察御史泰寧等移送張徐氏喊禀被伊子張朝元毆傷頭顱一案經該城吏目符國琛騐報徐氏額顱近上有破傷一處血甲護書等情隨經欽供飭令養傷今據報徐氏傷痕業已平復臣等隨監提張朝元嚴加審訊緣該犯係大興縣民人賣菜營生伊父張廷輝久經物故伊母徐氏向隨該犯同居度日該犯娶妻王氏並未生

子有弟二人魁元成元俱已分居魁元等二人
每月各出京錢二吊給付朝元以為養母之資
該犯素性嗜酒醉後時肆吵鬧伊母徐氏屢加
訓斥不知悛改其妻王氏素稱孝養伊姑乾隆
四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張朝元乏錢沽飲將王
氏所穿棉布坎肩當錢二百文盡行沽酒飲入
醉鄉復又赴飯舖吃飯因愉舖夥孫大所盛飯
少即將飯碗擲破孫大理斥其非互相揪毆該
犯醉後力不能支被孫大拳毆兩下含怒而回

伊妻王氏適向詢取所賞錢文該犯無言回答

又因飯鋪被毆餘忿未消輙欲將王氏毆打經

伊母徐氏喊令趨避鄰居孟高氏屋內該犯携

取扁擔趕毆王氏閉門不納該犯愈增忿恨即

持扁擔將孟高氏窗櫺打折徐氏上前攔阻向

奪扁擔該犯輙向伊母毆打一下致傷徐氏頭

顱經徐氏赴城喊稟移送到部審慤前情不諱

臣等以該犯因被孫大拳毆輙恃醉趕打其妻

又遷怒打折鄰舍窗櫺追伊母趕往攔阻復敢

逞兇將伊母毆傷兇横悪逆不法已極恐其平日尚有忤逆干犯別情加以刑訊據供我實因是日醉後被毆抱忿回家一時糊塗順勢毆傷母親額顱實是該死平日並無忤逆別情質之伊母徐氏并傳訊該犯之弟張魁元張成元等僉供如一再四嚴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律載子毆父母者斬等語今張朝元將伊妻所穿棉布坎肩當錢沽酒飲入醉鄉至孫大飯鋪食飯憎其飯少將碗擲破被孫大斥責拳毆抱忿

回家因伊妻王氏向詢所當錢文該犯遷怒輙欲毆打王氏經伊母徐氏喊令王氏趨避鄰居孟高氏屋內閉門藏躲該犯愈加忿恨隨用扁擔打折孟高氏窗櫺伊母徐氏上前攔阻欲奪扁擔張朝元即用扁擔毆傷伊母徐氏頭顱傷經平復張朝元合依子毆父母者斬律擬斬立決該犯之妻王氏訊無違犯情事應毋庸議孫大因張朝元擲破其碗與之爭毆雖非理曲但毆打醉漢致釁生端亦屬不合孫大應照不應

輕律笞四十折責發落臣等謹會同都察院大
理寺合詞具
奏請
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奉
上諭昨刑部奏毆傷親母之張朝元一犯按律問擬
斬決一摺已依議行矣此等蔑倫逆犯行同梟獍
該部于審明後即行奏請正法使悖逆倫理之人
知毆傷伊母即決不待時庶足以昭懲儆乃刑部
定擬摺內稱飭令伊母養傷平復隨提該犯嚴加

審訊等語在刑部之意以為設或其毋因傷身死即當問擬凌遲殊不知斬決凌遲同為一死該部拘泥律文轉令兇逆之徒得稽顯戮而無知者且以為未必即死是不孝犯法者之無所儆畏未始非此等遲回婦寺之仁之見有以釀成也嗣後遇有子毆父母案件毋論傷之輕重該部于審明後即行奏請斬決設或其親因傷身死自應將該犯剉屍示衆亦與凌遲等耳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一體遵照著為令欽此